罪惟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十

理學諸臣列傳總論

夫離經濟而言理學，無為理學也。自經濟不必皆經，而理學分焉。若但以言理學為理學，不及乎行，理學者彼無稗治平，則何精此正心誠意，著口為托，拘古者以為是淺索者，以為是誤認者，以為是偽附者，以為是其以為是，必令人不可非，人自不非，則可而不可非，抑已有其以其壘，不可不非在人，在人不欲其有壘，所傳在元氣，而立壘者与共守此壘者，不可謂非賢者之林宜，聖和同群黨之解鑿之也。解之者鮮矣。明初道太祖本尼山之教，專理學攸歸，諸臣莫及

嘗論祭祀非先人所習不設此時宜之大者也又曰文武豈有二道一語見的自是考孺周官井田之說其源本之潛溪未免拘牽而青田讀潛溪之書擊節歎服然則責手善用師說者矣林駟淑性不足法薛瑄嫉邪書端守禮張元禎楊廉說經與張邦奇呂柟金鉉蒋威能餙脩言行介：不惑而因應之能未講不足以用大遂似升堂自李仕魯于國初死關外數功寔不小而顏尚氣後遂有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李三才劉宗周黃道周蔡懋德等矯持門户見理未圓于夫子不成人之過一語尚以深探益遠于因應之能矣陳憲章蔡清草學主靜持無累於物

至于王守仁、湛若水輩、其教大畧、皆於面壁、却誤禪定甚
至陳真晟、吳與弼、胡居仁、陳海雍等、徒歸認貌高炫俗聽
中抱鄙又古云鄉愿微尚不能辨之知其庶幾彭豁之休
用燕俗乎終身歛然未嘗偏主獨勝羅欽順曰古戒慎脩
尚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以圓通朗徹取之一言而有餘是
是必有能辨之者鄧豁曰空言無補不若脩其本以勝之
呂柟曰正脩忠孝以為本而表樹即以此許學遠曰吾毋
以學市人且崇無藝空縣悟之理鄧元錫曰何以事心在
窮經何以致用在窮理述諸子之言顧可與合道而格致之功
未既孟子云、仲尼不為已甚、無已甚則異而化而浮也聖

之時以此以約則不知不為而有為皆從圓滿處微之圓滿無盡量猶病如傷是也知得擇善固執并措以誠其身者而以為歸

理學諸臣傳

孔氏世家克堅補

孔克堅宣聖五十五代裔孫也、丙申、太祖甫下鎮江、特諭孔子廟○吳元年克堅子希學、以元官率曲阜令孔希章、及鄒縣主簿孟思諒、伏謁大將軍達輸誠○時克堅為故元祭酒、洪武元年、元亡、來朝、入謁謹身殿、上呼老秀才前、年幾何矣、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封衍聖公○令作書貽其子希學曲阜○陛：讀書勿怠○厚賚、給月俸、許歲一朝○入用馹指○已而以希學襲封衍聖公、秩二品○賜印○置官屬○希學謝恩門○多所勉勵○尋以希學行希大為曲阜知縣、並世襲○所

定敘二丁釋奠禮。及遣祭曲阜例。載志中、四月、以克堅行

克仁為博士。教諸皇子姪。三年三月、克堅卒、六月、命合神

祇去前代封號、直稱今號、獨孔子、仍舊、明年、復孔氏子孫

二十六戶徭役。六月、詔溫州籍五十五代孫克表為脩撰。

纂編脩。七年、知縣希大被訊、當逮、以聖裔釋之。孔氏田產

荒蕪者蠲租。八年、簡孔克仲代希大知曲阜。十四年、衍聖

公希學卒、明年、以孔克當復代克仲為曲阜、四月、上躬行

太廟釋奠禮。十七年、以孔子五十七代孫孔訥襲封衍聖

公。孔希文復代克當、知縣。十八年、詔凡聖賢子孫例免輸

作。二十九年、希文坐貢舉非人、詔宥其罪、免官。建文四年

十一月、代孔訥衍聖公孔鑑卒、永樂七年、先聖五十七代
孫孔鵠、会試副榜第一、仁宗監國、擢爲中允、十五年、上問
侍臣、孔子之後、有官此者乎、對曰、有翰林孔目約、上令約
入教諸皇孫書、賜以小刺状、不受教、捷之、他日、皇孫抵状
至以頭撞約、約忍、以掌劉皇孫頰、上召約責之、約厲声曰
漢明帝尊師重傳、以對、坐謫外驛丞、孫後以薦擢監察御
史、權監王振悍約不敢犯、正統元年、優免宣聖子孫繇役
二年、景泰五年、五十八代孫孔鏞、以進士歷官右副都御
史、多功、鏞字韶文、高大父從家姑蘇、遂爲長洲人、父友
諒、舉進士、以庶吉士出爲双流令、贊卒、國朝宣聖後一獨鏞

父子以甲第起家。鏞援都昌令、有異政。縣瀕彭蠡湖、相傳湖有神物糉三合者、太祖時戰艦征友諒時糉纜也。蜿蜒如虬龍。能起風濤。覆人舟。々人望見輒祀之。鏞知其妖。燬之。妖息。天順中、以姻連寧藩、改連山。連山治萬山中、流賊破為巢穴、民盡流徙、令每依州而居、如無連山也、鏞親至境。出諭招徠山民。常借炊民舍。々主人出。鏞留錢貨薪水去。民歸、感之。始漸相傳語。牽拜伏道左。鏞喜勞之。給閒田。予牛種。逾年、大征諸蠻洞。鏞率民丁、隨軍破賊巢。、所至招撫徠。不事斬州。遷治雞籠關內。茅茨蓬藋。集其民以居焉。撫輯綏衆。歸為齊民。鑿山通泉。便民之政畢舉。是時高州一

郡、并為廣西流賊所殘、郡守缺、當路者共議借鏞往。鏞謝、令不可攝郡事。推以試知府事仕之。鏞至郡門。來人或曰、城外皆賊壘、萬一為賊所獲。鏞曰、高州本無賊、賊來皆自廣西。吾不忍吾高民十百里來從投賊為道臨也。于是流民來歸日百數、非高民亦來歸、竟無賊、城不能容、復築一土城居焉。詔鏞即真。時賊已高化境者、舊名茅洞、有鄧公長、化州西北界馮曉、番木嶺梁定、游魚寨鄧辛酉、信宜界侯大六、皆剽、盜茅洞、距城僅十里、而公長尤黠驁、鏞遣人撫諭之、不聽。鏞不告僚屬、不語妻子、黎明潛呼四衆卒、肩輿抵賊壘。公長見太守至、倉皇呼其黨擐甲迎、怪無騎從偵

報無所見。乃絆甲羅拜。鏞入生定。從容諭以順逆禍福。指天以誓。于是衆首皆感悟泣下。恨太守来晚。公長伏地奉卮酒為壽。鏞飲。不疑。衆首咸舞。領以明晨。即赴太守請死。發送鏞回。夜四鼓。達迴。見火光。則賊自焚其巢也。公長降。而諸賊次第納款。鏞皆處之内地。令耕種。且為我偵。非常獨為曉猶負固化州界。要拒之。不服。鏞遣部下黎浩。夜率敢死士二百人出曉後。鏞以前軍應之。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妻孥必死。偵聞存。無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人來歸。事聞。下璽書褒美。特陞按察司副使。仍知高州府事。鏞專以恩屈服人。部有謀勇士林雄。死于賊。鏞撫

屍慟哭親為殯葬一軍莫不感泣以故所至成功高人為生祠祀之尋察廣西督府檄往同勦藤浦賊閣鑄來歸曰豈高州孔副使耶有是耳一號平之遷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清平有苗阿剌者挾其子漢能敵百夫父子豪長溪間二十年來數撓官軍鏞詗得清平有指揮與學善投之策誘縛之召入為工部右侍郎未至卒舟中殮有白氣自舟尾上貫天穀曰正中而熒熒星也天順中以孔公恂為少詹事衍聖公孔弘緒為大學士李賢婿公恂遂以不次恩擢後改大理少卿尋言事忤旨出知漢陽憲宗初立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議之給孔顏孟三氏學教授印今三

其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子監，蠲孔氏子孫田租，二年，衍聖公孔弘緒貪殘淫暴，奪革職為民，弟孔弘泰襲封，仍監讀書，三年，始之任，十二年，詔加籩豆佾舞，如天子，賜衍聖公孔弘泰玉軸誥命，十七年，國子監丞祝瀾請天下孔廟概用木主，如衛周子監作音，請廣西府經歷，二十三年，掌國子監事揚州守陳請尊孔子以帝禮，吳沉作孔子封王辯，以為尊先師為安，濟亦言之，弘治六年，以孔彥縉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彥縉世祖友端，宋南渡時隨駕，世襲公爵於衢州，入元，廢，至是薦起，彥縉承美嗣，有遺田五頃供祀事，十六年，弘泰卒，以兄子聞韶嗣封，正德中，特授　敕衍聖公孔弘泰子聞詩

為翰林博士、并授孔子五十九世孫彥繩為五經博士、又授孔氏孫學錄、主尼山洙泗兩書院、一博士主子思廟、嘉靖元年、聖裔彥龍等乞徹上章學禮、許之、旋改正孔子廟號、為至聖先師、別祠啓聖公、定諸配享從祀、十四年、詔儀封縣孔子六十代孫承寅為國子監學正、世襲、實係唐襄聖矦德倫之後、德倫兩支、一衢州、一儀封、正德中、兩支皆失傳、于是儀封請視衢州、得可、二十五年、孔聞韶奏、子貞幹襲封、三十五年、貞幹卒、子尚賢嗣、尚賢以贈得、頗貪墨、又以私怨發從兄弘貸奸利狀、又為所訐、御史按問坐弘貸戍、而前誤保尚賢者見黜、亦切責尚賢、于是定例曲阜

知縣先進選。可襲封二人。與按覆試。用其一。天啓元年。御史董羽宸請以孔氏遠祖防叔伯夏叔梁紇一體追封為公。並祠啓聖。又以契在唐虞時為司徒明倫。係孔氏道統所自來。宜帝王廟之傍。另一祠。祀稷契。不則祠之闕里。下部議。不果行。二年。賊徐鴻儒攻曲阜。知縣孔聞禮以義激衆拒卻之。詔以妖賊猖獗之後。議脩孟子墓廟。五年十一月。上臨雍。禮畢。優叙孔聞簕等三生。俱准送國子監

論曰。道自君師分。重而主治。有官天下。家天下。天下所格。蓋與賢與子是也。主教有趨庭入室二傳。則述聖與復聖宗聖亞聖是也。尼山素王。得泗水矣。祖述憲章之論。而

萬世為昭昔人云大司馬以並列世家同于五等為尊
儒檄指領諸世家與代終始而孔氏闕正闕之運不衰
則所為世者真世矣是從論治則家天下者為正論教
則換受數而能守世家者為正克堅遂喬最蕃太祖開
國詔廟授經之礼特勤二百八十年取士奉其言策射
之而分壇講學者必以為歸都御史鏞荧星白氣仰依
日月萬古無夜為孔氏中興矣相傳孔廟遺檜為宣聖
手植其枯榮遂与運俱理之通于數如此不但以為喬木
徵世、也若著吉凶猶其細者而吾特雖克堅而激能
培此檜至今按孔子五十三世孫洙其六世祖瑞薇仕

宋、衞父之敬、任元通州鹽稅、徙家崑山、孫士學貧、常州一富家欲求通譜、士學力拒之、及歿、無子、家人以所傳譜易米一船、知孔氏有僞傳、不孫書確也、

顏曾孟三氏世家 二周 氏朱

洪武二年。罷孟軻文廟配享。刑部主事錢唐力爭之。明年。上曰。孟氏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從祀如故。七年。特設孔顏孟三氏學教授一員。訓其子孫。十八年。赦孟氏子孫之輸作京師者。上曰。賢者之後。寢以微賤。豈崇禮道德之意。是後凡聖賢子孫。例免輸作。二十年。以顏氏五十八代孫檜為涞陽縣丞。景泰二年。詔孔子弟子顏回裔孫希惠孟軻裔孫希文嗣宋儒周敦頤裔孫冕朱熹裔孫梃並授五經博士。世襲。成化初。助教李伸請以顏。曾。思。三氏。父。配享。啟聖。祠。報聞。給三氏教授學印。令五年貢有

學行者一人入國子監。十二年、給顏氏孫博士銘洒掃役如故。授朱熹十世孫墩為五經博士如。奉祀事。弘治元年、言官張九功論配享、因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鄒國公孟孫氏、祔啓聖公祀。曰言二程父珦首識濂溪于稠撮之中、朱子父松早得與聞程氏之學、珦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似宜以永平伯珦、獻靖公松、並列顏無繇四氏之下。下廷臣議、不果行、三年、錄朱熹九世孫貢生貞為婺源訓導。復錄曾氏嫡裔遺孫某某、授五經博士如。主其祭。十三年、授朱熹十一世孫墅五經博士、十世墻婺源學讀書。嘉靖元年、既改

正孔子廟號及門諸封爵俱罷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以四子父配享啟聖公為定制十八年授曾氏六十代孫質粹以五經博士世襲被許偽冒下御史勘問不果務三十四年朱熹孫源襲五經博士三十八年朱熹發源大墅興建安支某並五經博士世襲隆慶六年顏氏裔孫嗣慎襲五經博士萬曆四十四年顏氏六十代孫伯燕等賀聖壽至京天啓元年五經博士曾業孟承光咸慶賀見朝

論曰三氏以孔子之家世世也朱也周朱亦以孔氏之家世也獨異二程之後無博士五經者豈失傳乎抑与張

氏一例乎。按吾學編載，景泰二年，顏孟程朱之後，皆與世五經博士，而不寔以名。而程氏後遂不著。余鄉有朱夫子祠，然為之後者，率以偽。以偽而俎豆益隆，益得傳，而真存從之亡。于後、岳後、狂後、錢後，有能擴留之乎。

李仕魯

李仕魯字宗孔山東濮州人幼殊穎嘗閉室讀書不啓戶者三年從婺源朱公遷遊得晦翁朱子之傳元末隱居不仕太祖龍潛時已識其名洪武初詔求天下能傳朱子學者有司以聞仕魯乃乘傳至京上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之晚也對曰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臣縫掖下士溺于章句待之功成禮樂作臣將以文事起家上曰文治豈有異道哉除黃州府同知仕魯曰臣惟朝夕備顧問耳上曰姑試子以民事期年以卓異聞于朝拜太理寺卿律心嚴守正不撓府有僧金碧峰者應對稱旨求為僧建戒司授官

許、之、仕魯曰、陛下建極之初、恕所祈獨便爲後世子孫天下臣民標的、即奈何不崇聖學而黜外道、蹈三十上〻堅意不從、入諫泣叩頭曰、臣言不入、何以臣爲、願還陛下笏放歸田野、上怒、不許、仕魯以身觸砌伏揶撝立死、事亦不果行

論曰、爲寧治賦、宣聖兩許及門、問陳不對、以塞人主嚐殺之機耳、太祖語宗孔文武、爲異趣、誠審于用行之大知、而何猶不揣儒墨之辨也、相傳國初奏對、大諱禿髮乃過許金碧峰之請乎、守孔以死爭聖學、至後世永樂成化嘉靖三朝、尚或湼心異教、漸導非幾、不然、咸以皇

覺寺為口實諸捨身迎骨之陋能無再見

林駟

林駟、字宗道、改字良御、先福建莆人、父寶、遊漳因家焉、讀書好古、家貧為吏、不私入一錢、駟初亦試為吏、太守胡宗華奇之、勸令業儒、因究心程朱之學、偕父隱程溪、洪武初、徵至京、乞終養歸、以教授為業、居家除冠婚喪祭之禮、非其義也、一介不取、十五年、再徵、同召者八千餘人、駟對策第一、後廉德行科居前、遂以布衣拜監察都御史、時有狂人入御座、詔求直言、陳格居心澤民物二十事、言甚痛切、上嘉納之、嘗侍食、偶言同列邵質慘刻乖政體、上置不問、質黨給事中董希、遂摘駟前疏中字、激怒上、坐徙滇南、至

蜀之瀘州僧大赦當歸郡縣以未得特旨留滯之久之上遣使者抵家求駟不得以其父詣朝今備見其子父至蜀蘭陵病卒上復遣其門人陳拯諭曰得駟賞千緡遇駟播州拯告以父病卒故駟披髮號慟行奔喪禮至武昌囑拯誌父墓悲不自制赴水死鄉人追號為安礼先生守道之學守陳北溪一本于躬行最惡釋氏欲盡驅之文集十卷行世子嘉趙府長史

論曰守道主躬行諄格君澤物之義識非偏工獨善二字者頗不知卻貨方賍上侍食之對所云格心者如是乎知守身之義曾夫子言之矣學不貴滅性乃悲不自

卹。以身從孝乎。日炤民割股殺三歲兒療母太祖曰此賊性。杖之示戒。受禮先生之手。礼尚有未詳者矣。

曹端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也。五歲隨父歸一老人出見河圖洛書。還、畫地質父。父異之、乃命端學。十歲通孝經論孟學庸諸書。十一讀尚書。十二讀詩。十三讀禮記。十四讀周易。十五讀春秋。十六盡讀通鑑綱目、周禮儀禮、諸子百家書。十八補諸生、嘗作夜行燭書。是父言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辨析甚精。大率主于破愚俗正人心。俗信淫祠。端初受攝澠池儒學事。遂上書悉毀之。永樂六年、舉于鄉明年、會試乙科第一人。授霍州學正、霍人李德、稱白雲先生、

初講席霍州。閻端至。遊席之。端命諸生數誦。與論答甚洽。張方岳行部。端出迎。不拜。張臨之暴甚。已廉其學行。執端手曰、吾今知曹正夫也。大書康靜二字旌之。人遂稱康靜先生。内外艱。一守文公家禮。廬墓四年。諸生復來墓次就學。服闋、調補蒲州。西州知府郭晟造問政。端曰、其公廉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嚴。畏吾廉。民不畏吾能。畏吾公。二十二年、考績。蒲霍諸生爭上章乞留。霍先至、復任霍州。端嘗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因號月川子。刻苦讀書。座下兩足所著磚。皆穿。嘗曰、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身任斯道。力行于躬。推敎于人。在敎二十七年、卒。

于官年五十有九、崔人罷市巷哭。兒童下泣。無不流涕者。貧不能歸。葬于寓。蒲霍澠池皆立祠。比闕里。河東薛瑄為贊其像。端著述有四書詳說、性理文集、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說、西銘通書述解、孝經述解、儒家宗統、家規輯略、存疑錄、拙巢鳴等書、大司馬彭澤曰我朝道學之傳。斷自澠池曹月川先生始。二子、曰瑜、曰琛。亦廬端墓卒、亦塟端傍、後人為歸其父子塟于澠池。端從祀孔子廟庭。

論曰、月川為學。初若流俗異端所困。自言若駕孤舟而泛烟海。知命而後。乃信天下無性外之物。自謂所得差異于諸子。顧猶蒙滯小學。所為隱居求志之處。尚與半耕

鈞渭有閒。夫以教席而長揖方岳。在布衣如陝洩等則可。受職餐祀。果以道自重如是乎。旌以康靜。張方岳之恭士。不可及也。薛大學士之贊。彭大司馬之稱。其猶徇康靜二字之後歟。

薛瑄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入室、已生瑄、肌如水晶、洞見五內、母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止之、卜之吉、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鄢陵、瑄補鄢陵諸生、舉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宣德中、擢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元年、提督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言依先王、力止偽學、諸生皆呼為薛夫子、太監王振專權、侵選政、嗣欲引用其鄉私人、問可為京堂者、閣臣士奇言瑄、輒召為大理寺少卿、瑄至京、士奇枉問瑄、不值、語從者曰、可言

若翁、明日詣王公謝、非王公、不至此、瑄聞之、不往。已又使人趣之、竟。不往。將李賢素善瑄。武語賢。王司禮頗權。教閣及瑄也。賢即朝房道意。瑄怫然曰。原德。亦。爲。是言乎。吾以事會議東閣、諸公卿見振皆下拜、而。一人。傲。獨。立。左右。皆。馳。始。知。其。爲。瑄。也、振。啣。故。逮。摔。瑄、然自是銜瑄毒矣。居頃之、振姪山、通百户安妻、安死、欲納之、妻責妾持服、不與山教妾告妻魘魅安死者、下都察院、誣服。瑄。爲。寬之、駁。還。再。三。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又嗾言官劾瑄得賄、故出死獄、逮瑄繫、及午門會審、瑄大呼王文字、若安得訊我、若爲御史長、當有引嫌、文怒、奏瑄不服、閣理詔

弃市、子淳等三人、願一人代死、二人充軍、贖父罪、不許、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手持周易、誦讀不輟、振有老僕、是日大哭、費下、振問何哭、僕對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不自知酸心也、振聞而意解、已兵部侍郎王偉申救瑄、詔免瑄家居、振死、以科臣程信論薦、起為大理寺丞、景泰初、請告、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具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惟薛大理一人、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蘇松民飢、貸粟富家、不得、火其室、竄海中、王文往勘、籍五百餘人、坐謀反、瑄力奏、貧民非反、誅其魁、餘悉縱之、文怒曰、猶昔瑄

也、乞致仕、不久、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偶奏對不謹、誤自呼學士、上不問。上嘗便服召瑄。望見却步。上為易服。乃入。尋主會試事竣、轉左、瑄見石亨曹吉祥等竊柄威福、歎曰、君子見幾而作。復引疾。去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學一遵伊洛微言。專務平易簡切。著有讀書録行世、河汾集藏于家。卒年七十有三、是日、風雷繞室。白氣貫空。贈礼部尚書、謚文清。祠于鄉。額曰正學。久之、從祀廟庭。

論曰、文清為大理。加能去監。抗與三楊等。迎持之。否則。安抑使不得。大擅主權。而不可。潔身而退。乃以風格太

害幾乎不免使非振僕輩下之天文清徒氣節關千載
矣振甚悲而猶柔于僕之一言則知昔擅書是過激夫
為人臣使人望而卻步則幸逢大慶之期矣縣內闔歸
中途絕糧、其子曰、為道學大臣、卻甘飢以死時相傳為
一代佳話晚年務為平易簡切則學有進矣白氣貫而
風雷號拳衣人歸去哉

張元禎 陳戴点

張元禎、初名元徵、江西南昌人。生五歲、穎異、寧靖王召使為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御史韓雍見之。嘆曰、此人瑞也。易今名、字廷祥。天順四年、進士。選翰林、為編修。元禎身軀弗長而臞。兩目如懸鼠。音若洪鐘。言論丰采。揭揭然獨高一世。茂陵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請告歸、究心理學。與陳士賢、羅彝正、陳公甫、共以道學相資友。諸各樹門戶。而元禎和然中立。吳聘君與弼、倡起江右、元禎責其虛名盜世。學者稱東白先生。名益高。弘治初、存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萬言。歷翰林學士、經筵日講、

孝宗御馬低几就聽先後奉詔修大明會典及通鑑纂要皆為副總裁改太常卿兼翰林學士仍侍經筵幷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事內閣誥勑既請經筵必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次講孝經小學仍令左右伴讀執經旁聽殿下上閱既欣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正德改元陞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尋卒元禎入仕籍四十餘年在官者十年為人孤峭峻拔以是不容于時初年嫉惡不可近晚務寬厚自貶抑養更純粹嘗建言選科臣不必拘体貌偉大當以器識學問為主時不能用陳真晟字剩夫福建泉州人以戍籍入漳弱冠閉息長泰山

中、肄舉子業、成應試福州、閩例祭簡過甚、嘆曰、士辱如此乎、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洪然次第、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而程子主一二字、其工鍼匙也、天順三年、用程顥故事、抱書詣闕、書曰程朱正學、纂要疏乞先召見而後上書、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礼部以為迂、遂寢不行、歸作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為六等考文為三等諸條例、告當路諸君子、當路不甚省、聞臨川吳與弼欲往質之、方半道、張元楨止真晟宿、叩其學、曰、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以布衣自號云、既歿、郡守彭桓立石道傍、表其墓曰、大明闕下而上書、請補心學泉南布衣陳

先生之墓提學副也 劉杞之卿

論曰東白上書請行三年喪當于諒陰處條有善法或
謝免朝賀持服便殿各大臣總已聽前批答以行必如
古禮後世冢宰或未必盡可聽矣幸遇孝廟受善不則
萬餘言王道過繁獄不便次第且條論時政已矣必指
稱王道或猶以其名執元微心定事定早識体用合一
之旨直叱吳徵君謂匿名盗世至欲鳴鼓攻之且中立
不傍門戶亦不為所傍其守甚正剩夫惡關例防偽太
原遂廢應試是不奉王制自外于用鐵門玉鑰譯作疑
解夫致知格物修己治人有何難端只至善處難到耳

不見聘君。即見張學士。或亦未有所益也。晚年以蔡備

再出、猶爲敗北者官謠其當兆哉。今有奬元年東郎、

吳與弼 胡居仁 陳[illegible][illegible] 同桂 李中 劉觀

吳與弼、初名夢、被薦後、以字行、改字子傳、別號康齋、江西崇仁人、唐吳兢後也、父溥、國子司業、與弼侍父、年十九讀孟子章句、朱子以程子繼統于經篇、歎曰、聖道寥寥、一至于是、已讀程氏、少有識心、遂一意斯道、作勵志詩自警、溥使歸娶、娶後携婦入京、謁翁姑、乃命還、或迓之、不奔也、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恭其適義、一介不取、祭酒胡儼、父執也、往謁、拜門外者四、即返、次謁、始長揖、問其故、曰、恐不受拜也、就教者不納贄、或款、還之、正統中、山西僉事何自言、景泰中、御史

徐讖陳述、知府王宇、先後列薦不起。閩盜抗禦、首者欲起應之、與弼功當者出累分賊盜不至。天順元年、石亨自念所為不協衆欲、為右高、謀于內閣李賢、曰、為草疏以入。詔、束帛遣行人曹隆往徵之。與弼至、命李賢引見文華殿嗟、不能一一語、授諭德左右、與弼辭、時年六十有八矣、求觀秘書、上諭必受職然後觀書、且曰、宮僚優閑、何須辭為、與弼辭益力、上顧李賢曰、觀此老似非迂闊者、宜示朕意、與弼以初勅有伊傅等語、意不稱、遂託疾、而上必欲之就職、益稱疾篤、上曰、果不可就職矣、賢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與弼陳十事、謝去、詔復遣行人送之。與璽書。令有司糧

篆隸其駒與弼風格高邁、議論款潤、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嘗曰、官宦糟氏不命、而欲天下治、不可得、必盡是二者、吾始出人皆笑之、亦講時務、凡天文、兵法、陰陽、方卜、無不深究、嘗曰、義註繁蕪無益、以故不務著述、每託聖賢寓契告人曰、孔子朱子來夢訪者再三、又云文王入夢者一、與弼既遠、數念當時遭遇、形之詩歌、有弟不飭、奪遺田數畝盡、後謀有其所賜金、所鑿佃荒山若干畝、與弼佛訟之、守七張瓚、其子翊為陳白沙門人、学康齋之學者也、瓚致與弼于庭、與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禮見、張元禎聞而作書消告之、素王、鳴鼓其罪、雖止不果、與弼尋悔之矣、年七十九、卒、

胡九韶、婁諒其高弟、而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初與鄧雅敬重之、陳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與鄧、與鄧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蓑笠犂田。邀舍為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語其子、曰、吳康齋非紿我者、而學其學者為胡居仁及白沙、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學于康齋、一以主敬為要、學者稱敬齋先生、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嚴客、端莊凝重、循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排異端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嘗以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為禍苗之芽、又謂莊泉豪放、幾使學士流于曠蕩云、所著有

居業錄、敬齋集。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陸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良、胡叔心、完璧也。

周桂、字廷芳、陝西秦州人、為臨洮衛軍士、戍蘭州、年二十、聽人讀大學首章、喬然感動、時段可久集諸儒論學、竊就正焉。諸儒卒尊為畏友、景泰中、恭順侯吳瑾延桂訓其子、累請不赴。曰、本軍見役。死不敢逾。欲子師我。禮無往教。瑾遂令其子就學。後移居其州之小泉、可久更時時過訪之。逸去、以失書雲遊不返。出遍訪不得、卒逆旅。桂先後有弟子、劉觀、李中、為吉中三儒、日析事在隸識傳、觀稱臥廬先生、學稱貞孝先生、中稱谷平先生、觀字崇觀、吉水人、正統中

進士嘗言小學一書老不可離

論曰吾不知康齋所學何如但為石亨跋其家譜稱門下士此門想與闕里尚隔相傳召對文華時噤不能一語願退且草廬聽悇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而西謁存蓋聱頂髮蓋不能甚聲云或曰託詞也不能安其第致庭鞫豈真所云一介不與者哉叔心主敬亦太有意不明在宮在廟之辭龍潭必欲自晦與石隱何異桂以成章纔讀大學首經便以師道自尊數子總不除矯飾二字

陳獻章 賀欽 李子箕 張詡 林光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晚號古岡老人，廣東新會人。正統十二年，鄉薦。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頗悟絕人。再上礼部，不第，就學吳康齋。康齋教嚴，獻章斲地編籬，研墨捧茶，如是以數月。比歸白沙，閉戶讀書，湛思忘寢食者累歲，未得也。構築陽春臺，置水一盂，終日兀對，屢不踰門，以十年所。學士錢溥以為圣儒，勸之卒業于是。成化三年，復遊太學，嘗和楊龜山一日不再得詩，名動京師。尋歸役隱十八年，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行取。辭，卒勉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再三，不赴。獻章以召試

如避人。非行取意也。乞終養。有曰臣遺腹子也。臣父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非臣母。久填溝壑。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臣母見臣衰病。尚如繈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臣于臣母。無以為報。而臣母以守節蒙恩。表厥宅里。是臣又用臣母。荷陛下高厚。獨深。顧臣母以貧賤登寡。殷憂交病。老而深劇。使臣遠羈闕下。臣母憂臣日甚。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以病軀憂臣老母。年未暮而氣先衰。心有為而力不逮。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終餘年。時特授翰林檢討而歸。自後

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荅、弘治中、年七十三、卒、學者稱
為白沙先生、萬歷中、從祀孔子廟廷。謚文恭、獻章紹學不
立文字、以自然為宗。忘己為大。無欲為至。四方來學者。但
教之端坐澄心。使其渣滓潛消。境界內朗。世或語其為禪。
而獻章獨曰、為學之初。當從靜中養出端倪。然後有湊泊。及
門如賀欽而外、李承箕、張詡、湛若水、林光、皆能紹明之。湛
若水自有傳、獻章且卒、謂其徒曰、道止于此。無他求也。寔
錄載獻章之學、無以喻人、嶺海宿學仕于朝者、皆不許可、
報官之後、途中擁騶從、列大槊、意揚舉、以為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古人舉動如是、碩餘慶嘗問獻章、先生入內

必請命太夫人、有諸、曰然、即何以為辭、曰、獻章求嗣餘慶、正色曰、是何言、太夫人孀婦也、獻章報無以應賀欽、字克恭、其先定海、以戎籍為廣寧人、欽幼習舉子業、心歉不自滿、曰學爾爾乎、後讀近思錄、有所省悟、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因星災抗疏言事、求退不許、時陳獻章應聘至京、一見折節、執弟子禮、晝像事之、歸搆小齋、夙夜讀書其中、其教人一以躬行為本、文章次之、弘治改元、薦授陝西參議、以母憂不起、疏陳四事、大都言經筵須求真儒、檢討陳獻章宜待以非常之禮、內宮不宜預朝政出鎮也、加僧道倡優不宜令充塞朝野、疏凡萬言、報聞、解去、

自是膺薦屢不起隱居醫閭山下號醫閭山人非丙衣問疾不出且與友生遊釣夌溪徜徉卒歲約曰不顓讀小學者無留館下身範時俗不言而躬行正德四年逆瑾括田來人驚恐城中亂卒挾刼然舉相戒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城中人扶欽往諭眾率羅拜泣曰吾知也遂解散待罪城中不傷一人有邊將誘殺夷鹵報功見欽即自出服曰他人可欺先生不忍欺也欽卒鄉人祠之夌溪釣臺子士諮舉于鄉至京陳王政十二事不報辭歸終身不仕白沙嘗勸欽讀佛書欽不答士諮奉書捷辨白沙亦不報李承箕字世卿湖廣嘉魚人與兄承芳同薦鄉書不屢公車受學

于陳白沙、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一及為學之方、久之、辭歸、白沙送之文、曰、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吾無不與世卿談。所未語者心通塞往來之機。生々化々之妙。待世卿深思而得之也。承箕歸、日坐一室、洗滌身心、不以著述自見、曰、近世箋註繁蕪。思一刻去不得。更推波助瀾乎。客至、與劇飲賦詩、醉起援筆斜々書之。無不如意。其為文辭、出入經史、縱橫跌宕、滾々而不休、久之、承芳謝大理歸、兄弟師友、學者稱承芳東嶠先生。承箕大厓先生。年五十餘、無疾終、張詡、字廷實、廣東番禺人、父績、舉進士、為撫州知府、吳與弼與弟訟田、

致而辱之者也。改潯州、謝以成化甲辰進士、授户部主事、謝歸、從白沙學、論學以敬畏為宗。林光、字緝熙、廣東東莞人、成化中賢書、任襄府長史、嘗求朱考亭之學、与白沙語、終日乹、。恍然有得。

論曰、白沙以忘己無欲為皞。似與訟田師說頗異。而動讀佛書。則悞之最大者矣。静坐深思。乃近面壁。夫子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克恭之躬行。而以經濟為次。世卿之洗滌。而必謝絶公車。迮賓緝熙、又其粗矣。

蔡清 陳琛丁璣周積

蔡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十三年、鄉試解首、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既試進士、講學水陸禪寺、淡仕進、他日為其母寫照、母愀然曰、吾子猶令我故巾幗乎、清大哭、即入就選、以禮部主事改吏部、弘治十三年、彗星見、清言于尚書王恕曰、前歲清寧宮災、言官嘗按籍李廣賄賂指名、今皆儼然在朝、至所起廢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紀綱廢弛、一至于此、請急正紀綱、以清天變、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于是諸人共側目、清內艱起、畏忌復還禮部、以便養、陞南京吏部郎中、一日、心動、乞終

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云。正德改元、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與寧藩不合、引疾致仕、遺書其友孫九峯、有曰、清之所見、起于寧王者四事。一賀王壽旦、去散、以別至尊。二司官旧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清請先孔子、後王。三林都憲待用、清與李。王減待用及清。四侍宴王所。王識清不能作詩。王音詩與私等。清對、居平生于人無私。以是拂其意。已而逆瑾事改、欲駕引名碩、以厭人心、遂起清為南京國子祭酒、未及出而卒、清素羸弱、而氣清色和、外簡內辨、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宋四儒為真派。所著有四書易蒙引、而于易尤邃、四方學士宗之、曰虛

青說也、清菴曰、吾始奉一靜字。既又奉一虛字。自覺安便
下費加。為八字要訣。曰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常師事何喬
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玭、家極貧、宦不入一錢、恒借貸爲
養平生飭躬勵行。動準古人。丘瓊山濬曰、介夫學醇而行
潔。諸文懿瓘曰、見介夫令人鄙吝頓忘。成弘間理學中拔、
齊永貞楊廉、丁璣、江朝東與清、皆崛起。而清與廉尤為獨
得。廉自有傳、萬曆中、謚清文莊、贈礼部侍郎、而傳其易
者為同邑陳琛、琛字思獻、資稟朗邁、其學得意在文辭之
外。以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南吏部郎、請告家居、嘉靖中、數
薦不起、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皆推明朱子之說。而

同门賢書王宣、學不滯于章句、丁璣、字玉夫、鎮江人、少而
穎永早悟、年十八、抗禮師席、成化中進士、授中書舍人、會
天變、應詔極言、大要以正心為本、而疏末言方士釋老、宜
加痛絕、會中書公罪、特旨、論、璣、普、安、判官、初至八寨酋上酒、
歃飲之示信、以是一境畏服、輸納以時、改判廣信、治有豪
以私隙誣其隣為盜、至斷其舌、獄定、執污蔑其妻子、璣宿
駟中、急若聲冤者、詰旦一訊而服、陞廣東提學副使、其為
政以風化為先、教人以身心為本、入覲、溺清遠灘中、舟中
十一人死、而一子存、又周積、書免易于歷齋、以鄉薦司理南
安、為料理王守仁喪如禮、頗喻講學之煩、曰為學如治病、

有病須服藥。徒講藥方、何益。

論曰、介夫以私字得罪宸濠、近于譎。卽曰譎諫、非正也。嗣爲逆瑾所沒引、獨非私之甚者乎。未及出、非不欲出也。若夫正紀綱一語、扶植敎大、豈猶存逆瑾、以微紀綱之克正乎。抑否也。琛乾隱居、璣循吏之選也、惜不竟其用、積矯講學之煩、以不講爲講、亦是一解。

楊廉

楊廉字方震江西豐城人也成化中進士由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弘治三年改南京戶科疏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爲日講官月令吏直以伏召問講書且用大學衍義且云凡有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科道官隨入駁正之六年冢宰王恕以與求去抗疏留之不聽內批起取刑科請以薛瑄從祀廟庭仍取讀書錄貯國學以教諸生刊布天下上允行之已又疏論宋儒周程張朱之位宜居漢唐諸儒之上闕里宗請因廟址重新更立木主以革塑像併改大成二字譬喻之語於謚法不合陞南京光祿寺少卿入

賀千秋節、上言皇太子講讀、須先大學、次論孟、而後及中庸、乞於翰林宮僚、選其年齒最少、性行端謹者二三人、日與皇太子遊處、為傅德保身之助、尋順天府尹、畫太極圖府庠北壁、著太極圖記、以迪諸生、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世宗入繼大統、以尚書進大學衍義節略、上深嘉之、是歲、遂乞致仕、廉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莆田林希元曰、方象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漢唐、平生不作無益詩文、不見異端書、所著述頗多、纂輯宋儒書凡十餘種、有皇明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錄、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裕、

論曰、所謂理學、非于經濟之外另有別解、以其所主在是、為聖賢存嫡系耳、挽期明新、有裨何遂、尊宋儒、瞻漢唐、諸子以上、乎立朝諸訊論俱合、請章孔廟塑像以大成、屬譬喻、非謚法正体、尤関大義、或曰楊方震與秦介夫、俱称崛起、夫孔孟之道不晦、挽在閭知所云崛起、將何說以称獨得

王守仁　聶豹　王畿　羅汝芳　鄒守益　歐陽德　劉文敏　徐愛　薛侃

王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餘姚人、晉王覽之裔、六世祖綱、洪武中、參議、廣東、死苗難。父華、及第一人、歷官講讀、侍孝宗經筵、以不附劉瑾。致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守仁母岑夫人、娠守仁十四月、夢神人、衣五色雲、手授之、祖天敘、因呼之曰雲。五歲不能言。有異僧過天敘曰、是兒勿以名泄之。天敘為改名守仁。輒讀書敏記。八歲、妄意神仙。嬉戲皆絕人。十五從官京師、出遊居庸、慨然負壯圖、十七過蜀道士于江西鐵樹宮、與語大悅、及見婁諒、談宋代格物之旨、淺大悅、故善跳狎。則稍就規準。赴鄉試、見巨人夜

立文場東西、大呼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三人者、一榜中胡端敏世寧、孫忠烈燧、及守仁、後人意之也。守仁固自負。好談兵。亦不廢養生言。弘治十二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病歸、闢陽明洞為書舍、更講神仙之事、已又悔之、改武選、遂與湛若水專求孔孟之學、正德初、逆瑾亂政、論。救。言。官。戴銑薄彥徽、因。大。發。瑾。罪。怒。矯旨杖守仁于門、謫龍場驛丞、瑾使人前道扼之、守仁佯置衣履江岸。題詩其處。若投江死者。潛以免。附商舟亡山、為颶風漂、閩有道士收之。故鉄樹宮與語、大悅者也。遂赴龍場、在南夷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記舊讀。隨為剖釋。朞有七月、五經之旨

募僚龍場人相與伐木為軒居之瑾誅擢廬陵知縣歷文選累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甫至首平闌廣劉盜詹師富溫火燒等因言盜賊日熾由于盜撫所調狼兵無紀徒殘害不足使臣得揀練部勒之請便宜以行詔許之改巡撫為總督軍務時宸濠蓄逆賴與賊通守仁上書寄言狀且請罷總督諫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上命三省會討守仁首誅賊間吳讓督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奔桶岡大戰西山界凡破巢八十四俘斬六千餘人歸流亡度地居之鑿山開道夷其險阻請立崇義縣于

横水以屬贛。已而涮頭賊池仲容、尤悍黠、擅擬官號、以拳桂既殄、益增机險附毒、虞王師守仁孚撫其黨黄金巢等、先從破横水、又納仲容弟仲安之款。而收仲容之仇盧珂等為心腹。故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已而陽鞭撻盧珂以來仲容。而縱珂往令官兵。盡藏三涮。大小三十餘巢。殲戮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人。復立和平縣。以爲患治之。處吉人感功德、生祠之。陞副都御史、蔭一子錦衣百戶、進千戶、十四年、宸濠果反、守仁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擒南昌不備。迎戰鄱陽湖。賊平。事在宸濠傳。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南巡使人邀所俘于廣信、守 仁弗與。會太監張永方贊

誅劉瑾、為海內所許、抵錢塘、守仁取內道入淛、夜見永○便以宸濠付之○而身至京口謁駕○諸璫不得志、惡守仁上前、称守仁宸濠黨、永○為○護持○力、○得○不○問○賞亦不行、事在張永傳、會江西大水、上疏自劾○語極剴切○報聞、世宗初立、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喪大喪、不當宴賞、中道止之、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机務、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父病中肩封卒○初宸濠之叛也、結搴士大夫○無所不傾下○守仁亦與無崖異○嘗使其門人冀元亨往觀之、宸濠自謂善守仁○寄謀于陸完○意守仁得為其巡撫○用昱其形

跡不能無疑于士大夫。守仁晏居講學，受弟子，而忌者蜂起，顧目為偽學。王云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言絕醜，不可聞。以是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及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蔭一子千戶。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請有功者，溫旨慰諭，終格不行。守仁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交章守仁賢，宜大用，亦厄不果。嘉靖五年，岑猛叛誅，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嶺南大困。桂文襄、萼等素不善守仁，為張璁所強，交口薦代姚鏌總督兩廣。守仁至，開示恩信。盧蘇、王受等

自縛來歸○則悉遣其衆歸農○七萬一千餘人○勒石志功德○時八寨猺賊、亙側嶺表、與斷藤峽、牛腸六寺、仙臺、花相、諸猺相煽結、守仁以便宜密令故降蘇受等輕兵出○而永樂保靖土兵之自嶺南還者○亦過八寨○與蘇受等相犄角○往搗其巢○誅斬萬計○八寨盡平○捷聞、朝廷以其詐擅勒獎而已、獻夫黼言其功不可泯○上許條畫善後以聞○是時守仁已病矣、輿疾勞莅事、而桂萼方長吏部、慕喜功名、凡守仁取南安布崇封守仁、辭不應、以是益怨守仁、說守仁賞不進、守仁病劇、乞骸骨、卧舟待命、甫度大庾嶺、卒、為七年之十一月、時白氣亘天○數日乃已○萼等因盛言守仁枋擒宸

豪、攻戰紀律不戢、奏捷多偽、又言澧離本戍、處置田州事宜失當、學術不端、破壞士習、乞削奪官爵、詔免奪爵、停卹典、子不得嗣封、守仁學以致良知為本、所論著有古本大學、則言及傳習錄諸書、其才氣故橫絕、得兵部尚書王瓊、為傾佌故能早膺間閫屢立大功頓未一面守仁也瓊溝其所貌像焚香懸對拜若面語著左手持弱孫右手接守仁奏報至闕於處碩見數曰生子當如是哉守仁年五十有八、疾革、南安推官入問疾、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觀、行士民擁哭者載道至越、匕中市見苓婦無不嗟嘆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予祭誥、詞推為明元勳聖學、

子正億、得嗣世伯爵○萬曆初、從祀孔子廟廷○
聶豹、字文蔚、江西永豐人、學者稱為雙江先生、正德丁丑
進士、知華亭三年、積數二十萬石○歸逃亡三千餘戶○召入、
為御史、疏劾大璫張佐○并劾禮部尚書席書○不當留其弟
于翰林○直聲起○按南畿、改閩、疏四事○一敦本行○令學督設
行寔經義二齋○以差其高下○一清寺田○助官備賑○一覈官
籍○宦戶廣受寄免○民戶丁米料差必重○請如國初事例○歷
宦籍貫、將本戶丁米○有無增減○寔註報部○以為優免之則○
一考宦除○謂選舉之法嚴○則士多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
庭○考課之法嚴○則士多壞於家○而修于天子之庭○請於罷

職者。錄其鄉居湯夫以為勸懲。歷知平陽、脩郭家溝冷泉灵壁諸關隘、練兵六千、守之、南不入、倫兵潼關、被拯得白、杖歸、起歷巡撫鄖州、晉兵部尚書、建議以京之安危。為宣大之强弱。約與王畿、皆出文成門。而內頗相攻、嘗訊畿學并露悅曰。不足以悅人。其學遠于孟子。義訊未發之功、即在發時風豹痛斥之、謂不知養良知、但知用良知、無異反鑑索照、而獨專主未發、為養豫之原、龍溪卒不能難、卒贈少保、諡貞襄、或曰豹天性矯諸、頗以道學自飾云、

王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溪先生、以鄉薦赴礼部、不第、焚路券、卒業、師門、正德丙戌、文成強令會試主司

彼拾置高等、弃、不、就、走、拭、遥、時卿門來學者衆、象畿與錢緒山分敎之、而畿所興起為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為敎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壬辰廷對、授南京武選主事、三毆吏、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畿可備顧問、内閣夏言以畿為偽學、罷薦首戚賢官、畿再疏乞休、會當考察、貴溪語考功薛應旂、王畿偽學有明旨。應旂猶預未决、而時知畿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謂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落畿職、卒年八十有六、而同學羅汝芳、字

惟德、別號近溪、南城人、甫數歲、自言曰、心一耳、何苦樂倏変乃爾、為長轉追尋不置、稍長、一意以聖學自任、扶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無所得、聞閩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得讀傳習錄、灭羅疾漸愈、往見顏山農、述遘危病故、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汝芳曰、非制欲安能体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汝芳悟、遂師事山農、甲辰、舉會試、不就、遊學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夢一翁語之曰、君身病且就間、心病奈何、汝芳子費

中悟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自是執念漸消、病亦遂愈、筮仕、歷寧國府、入覲、語華亭文貞曰、先生加意、某不過為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幸甚。艱歸、起復入京、江陵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歷雲南藩參、賫賀入京、江陵嫉言官劾、致仕歸、益張皇斯學、戊子八月、負微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興。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不是道。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絶筆。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為。徹。飲。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更留一

曰。許之。次日、令諸孫扶至已寢。盥。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御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以進士歷按察僉事、守益爲文成所賞、正德辛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三人、授編脩、踰年告歸、一意問學、以爲中庸首愼獨。何以不及格物。積疑于懷、會守仁開府虔臺、論辨天從、風疑冰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定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在任。務以誠心相感、輸奸摘伏、人稱神明、毀淫祠、建復初書院、講學興禮、風動鄰邦、丁亥、陞南京主客郎中、歷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上聖功圖、幾得罪、廷臣力救、得免、應詔上薛文清

從祀議。歷南京祭酒。遵成憲。申章程。立課冊。教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九廟災。大臣當自陳。疏中寓交儆意。識者因此傷之。辭官歸。年七十有二。疾革。召家人訓飭之。正衣冠。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侍郎。謚文莊。子義、美。俱舉于鄉。善太僕卿孫徳涵。按察使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歐陽德。字崇一。泰和人。受文成之學。嘉靖二年。會試策問心學。主司意闢守仁。文成門人徐珊。不答而出。德與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而亦登第。出守六安。以政務妨學為歉。陽明曰。吾學即在此中。因大悟。以能陞刑曹。遷翰林。改編脩。累官禮部尚書。奉詔議郊礼。悉指陳礼家同

異、然之曰、禮文升降、未可盡撤、但土木一興、財費不貲。惟益脩勤民之政。上當于天心。即無所不可。白直無逸殿首請建儲。不報、議二王毋出府婚、又引顯詞有承宗承家之別。上覽之、崇陽王以罪賜死、例不得龔德。持之。加。德之學、一稟于文成、而必概諸躬、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隆慶中、祠於其鄉、劉文敏字宜充、安福人、為諸生、及貢矣、輕千里謁文成、為弟子、其學以躬行為主。屢談為戒、第邦采、求棄諸生、與同學、徐愛、字曰仁、文成妹夫也、受業文成最先、性溫恭、舉進士、為南京郎中、嘗哀集所聞文成講語曰傳習錄。年三十一、卒、文成哭之慟、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正德丁丑

進士、與兄國子助教尚哲、並執贄文成、時文成已歿、佩講學京師、秀水沈謐為行人、以不及事文成、見佩歎曰、師雖歿。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相與益勵于學、嘗請從祀陸九淵、陳獻章、時張孚敬當國、允陸而罷陳、時上未有子、埽建儲事、佩袖疏言 祖宗分封宗室、留親王一人司香、名曰守城、乞倣舊典、擇賢而親者、迎取入京、以副本示同年彭澤、澤為輔臣孚敬所薦、詆孚敬、相言、教佩為之、上見疏大怒、令孚敬親訊之、究主使、佩曰、與。言。何。與。刑部尚書汪鋐、承孚敬指、必坐言、時彗星見、上悟言、更令再勘、孚敬勿得與佩對簿、以 皇上之明。猶為少傅所欺。如佩之愚。寧不為

澤所責。本罷爲民、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

論曰、陽明事業可觀。而所以爲教者。吾猶惑之。欲使天下。白。日。閉。戶。往。來。疑。圖。之。中。是。禪。趺。之。形。爲。空。也。聖門一貫之旨。原。即。忠。恕。未。常。無。有。着。落。即以致知一語。安得。裂。聖。經。完。句。去。下。三。字。添。一。良。字。良。自。孟。書。不。槩。不。慮。來。是。則。孔。氏。有。所。遺。孟。氏。獨。能。補。其。不。足。哉。至于夙善衰漆。不足責也。正德中。萬。一。宮。車。野。晏。海。內。惕。湘。序。立。未。安。社。稷。爲。重。新。建。誠。有。深。心。及。反。覆。影。嚮。則。寧。藩。掣。肘。逃。不。得。一。擬。字。所。争。幾。微。時。且。之。妙。正。于。斯。詩。得、是故訛文成者亦爲淂。而曲諱文成者。益未爲淂。文成

執兩用中虔晦不得大白于天下耳奉其說者滋多大率歸于無用且夫輩與王亦已內攻諸卿足深求哉須其邊功亦自有由中仁列疏有云天下事成敗責任之專一敗職守之分捷章其時不足提背中使未嘗與故餘一手終始之備處新建于東事經撫並存之日有隨之間而盡身之矣乎其後有許姓争從一案李清司李單致致其趣構至成應龍孫業和被拷國史未結讞被戕瘐傷死趙君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纔戶泣血昏之初撫守楊孟瑛招閱三司報謹命強人遍覓尸不得單人招魂於江上陸乃不問

湛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也、初名雨、字名澤、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經舉于鄉、輒焚其路引、從講李白沙之門、登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二人、授編脩、與王陽明倡道學于京師、學者稱甘泉先生。使安南、冊封國王黎䁹、卻其餽不受、母丧歸、廬墓三年、開礼舍僧寺、士之來學者、令習礼三日、而後聽講、揭示學者以隨處體認天理為要。嘉靖初、陞侍讀、上以着月輟經筵、并免午奏、若水疏陳豫成逸豫。以體君德。敬天。事親。勤政。親賢。為疏。○薦楊廷和、孫交、林俊、宜臨召問、以取承弼之益。上嘉納、後疏論時事、謂

讀書也否。有似對曰。上為歛容。歷南國子祭酒、同講院、與諸生論學、則心性圖說、求滯考、陞禮部侍郎、究天德王道。上嘉納、上製敬一箴成、若水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十二年、進古文小學。十五年、上二禮經傳測。累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獻祖陵頌十章、條留守十事、所至必有書院。自新泉三山江都休寧貴池等處、未已也。御史游居敬上疏論之曰、王湛皆祖宋儒陸九淵、然守仁謀國之忠、濟變之才、自不可泯、若水迂腐之儒、其言近是其行大非、乞戒諭以正人心、端士習、設乃毀其書院、乞休、許之、若水在南都大參時、勸衆、躬諸田畝、閑俗侈汰、定喪葬之制。碩

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沉其像于江。施衆飯。貧者或以火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瘞之。且置田供時祀。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故生子多以湛爲名者。歸田所居尚書府、立祀聖所、置倉廩以、以館穀多士。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年九十餘、猶遊衡嶽。訪鄒謙之吉州。歸、迨九十五而卒、謚文簡。若水自蒙祖祖父故業、田連阡陌、益增置、歲入數千金、及門士皆受其廩餼。而自好宿肉沙飯。居深檐危棟。人皆異之。又嗜蹲鴟飯。必先喫如卵大者二。以故衰年而神氣常王。頃晚年鄉人之口滋多。

論曰、梵書、烈禍也。而其泉每樂道之。豈中有所感乎。其所主近忍。故其斷然者。或至于徑情。本白沙之學而不事禪說。要于格物。較與道近。頗所施行褊小。所謂行義以達道者。止于是已乎。若游居敬之疏論、謂言是而行非是、在人口者、轉爲飯齋、也。非儉也。若水家故不貧。南都時、令民毋得饗大魚。擧火當爐。鼓衆叢歛。有大禁焉。歲除禁民毋得焚楮祀天。居民大擾。然所謂梁武甚一史有在耶。

羅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以鄉試第一，成弘治癸丑進士，及第，三人，授編脩，嘗叩一老僧問佛，僧答以一偈，仔思達旦，以為天下之理，莫有加長。歷南京國子司業，讀濂洛關閩諸儒語錄，喟然嘆曰，昔兩程張朱，早歲皆嘗學禪。後乃力排之。始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是時講學之士，皆尊王湛，陽明曰，吾心之良知即天理，甘泉曰，天理只吾心本体，豈于事物上討得，欽順謂二子。皆是認心以為性。猶近于禪。天下凡事物皆有理在。不于其處理會。終是悞。武宗嗣位，欽順與所通閱逆

瑾。疏請終養。西家久，瑾時嚴備職之禁，奪職為民，瑾誅，起南太常少卿，世宗入國，歷吏部尚書，致仕，以張璁桂萼用事，恥與同朝。不復起。家居二十餘年，其學一本程朱，終身守整之一字，自號整菴，著有困知記，析心性以辨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謂古之聖賢，罔不致慎省察。卑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為圓明朗澈，取諸一言而有餘。陳獻章王陽明之學。百世君子。必有能辨之者。年八十上以御史張岳言，及門存問，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欽順有弟二人，先後成進士，時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父亨，三子前致爵，父賜三子酒，忠二，德次之，而順擣

學、有功聖門、獨賜三、同時崔銑字子鍾、安陽人、官侍讀、以議禮不称、官不達、叙整菴渭崖井泉諸翁、与楊陸争。

論曰、整菴易簀之前。数日自為誌。有曰、生平于心性之理、常切究而未遑卒業、獨与王湛。諸覇儒迭屹如晉楚。取咸求勝者絶遠。語誠有内信者矣。整菴与陽明皆從禪入而彼此逆如此。陽明謂中庸戒慎恐懼。即是本体。整菴謂是求本体之工夫。請問。二者。孰是。

魏校

魏校、字子材、南直崑山人、事父母至孝、以弘治乙丑進士、歷南刑部郎中、每訊重囚○斋居默念○不飲酒食肉○惨然竟日○守備劉琅、挟逆瑾威福、臺省官望塵伏謁、校獨不往○每與余子積夏敦夫輩、講明聖學○正德中、召入兵部職方、諸佞幸益用事、請告歸○嘉靖初起、為廣東提學副使、教士顯在德行○首禁火葬○令民興孝○一切淫祠○毀絶無遺○僧尼盡令還俗○巫覡編為渡夫○儒童教以三時分肄○歌詩○習礼○演樂○諸生静坐○謂之坐齋○出則儒服拖紳○矩步委蛇○無敢失容○著体仁説○令學者内省氣象○自中達外○如春風之和○乃

見仁体。彝以憂去、起歷大理少卿、大學士張璁、薦陞國子祭酒、進講經筵、不徇呈稿內閣故事、偶上前、或採吳音、上不說、改太常少卿。時有天地分祀之議。撰郊祀論。時議不合。罷、歸、卒。贈太常卿、謚恭簡、其學始求之天文地紀人倫物理。後乃返說于約。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學者称為莊渠先生。

論曰、莊渠、小學長也。吳音入對、所云氣象、自中達外者、如是乎。不于道學長一門闕。良近古。然其才。非能于道學長。一門闕者也。

邵寶

邵寶字國器號二泉南直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為治作新廟學正潁考叔祠封鼂錯之墓祀裴晉公度於郿范忠宣純仁於襄城有巫挾龍骨倡妖寶杖巫取龍骨焚之而民志定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充足文風蔚然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稱漢獻為愍以從昭烈之所尊操廟舊在受禪臺之中每夜輒聞金戈聲土人奉之唯謹寶既改為漢廟列孔融禰衡楊修陳琳于旁為四配操靈頓減又操廟右有關羽廟靈亦如操寶作詩誚之以其縱操故廟亦遂不靈隨于廟左作司馬懿受禪碑以嘲操

云。弘治中歷督學江西、修濂溪書院、白鹿洞書院、正德初、以左副都御史撫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逮及李東陽力救。得致仕去。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陞戶部侍郎、疏乞養母、嘉靖初、再起南禮部尚書、再辭、贊少孤力學。弱冠著名。嘗曰、顧為真士夫、不顧為假道學、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纂寫、極所欲言、而無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作信難篇贈之、以為文章好尚。相信最難。同邑卿薦潚瑾亦薦文誼、贊取所為文印可之、瑾色喜、則再論、極許。存之。否、皆燓去。瑾為之序曰、體重精純。蓋得諸宋。雄渾森蔚。蓋得諸唐。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諸先秦。贊視學江西、

山輿水紡、紬繹經史、欣然有會。日記月盛。浸名曰格子十二卷。人或數百語不了、以數語定之。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莱以上之朝、所居畫小井田、扁曰横渠遺意、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論曰、二泉之言曰、不惟窮理、而惟格物、此與朱子格物以窮其理解特殊。豈舍格物理、更有所謂窮其理者乎。如二泉情而不約之謂也。不為假道學。豈易言之。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浙江鄞縣人、生而能經、匪齊、十七舉鄉試、以弘治乙丑進士授翰林檢討、整廉隅、非人不交、時稱大雅君子、正德中、逆瑾肆虐、著張騫乘槎賦以寓諷、因乞歸。食貧而已。尋起提學湖廣副使、教示諸生、學不孔顏、行不曾閔。文如雄褒、無益也。大率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已。後、乞、歸、世宗即位、移督學四川、闢大益書院、後以去親遠、乞休、上為改福建。外艱、起歷禮部尚書、議郊社主合、上意、後以母老、累疏終養。不許、歷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兵部以便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邦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

以聖賢必可師論政持大体、不苟議論依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恬抑不与時競。田居終月危坐。目無流視。耳無傾聽。最起焚香誓天。晝有所為。夕書之冊。進退辭受。矜慎獨至。在吏部時、故事、陞除降黜、先白内閣、邦奇。獨否。推轂善類。靡有遺能。邦奇卒、其母尚存。後至百餘歲。

論曰、世廟時、以禮部議禮。不能不合。而常有所言郊杜主、称上意。顧其必考興獻時。獨無所發明扎。矜慎二字、不為衆所持亦不以持衆。古獨修之學也歟。相傳文定嘗學時、堂止二間、其同堂弟穎以己一帰文定、又令文

定倍價得之、既又淚下、即然、彼夫婦貧無接手爾。文定遂折其券。父曰、彼所受不能出矣。文定曰、兒不責償也。父曰、如是、吾中貼甚。蓋文定得之庭訓爲多。

舒芬 王慎中 羅洪先 丁賓 查鐸 張元忭

舒芬、字國裳、江西進賢人、六歲授孝經論語、了大義。七歲能詩。十三獻馴鷹賦。郡守祝瀚大奇之。以正德丁卯鄉試、卒業南雍、于先賢最喜濂溪。嘗称之為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釋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丁丑廷試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時孝貞皇后崩、甫踰月、上欲他幸、以恭視山陵為名、且草一應扈路軍馬、芬連疏謂天子釋服之後。乾乾在疚。猶成王免喪朝廟之時也。且自古萬衆之尊。非奔竄避難。安有輕身不嚴侍衛者。天子萬歲。莫大于車服。而下同

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乞終養、疏五上、不允、已郊、車駕議以三月壬子鑾道東巡、祝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湖江浮漢、登太嶽、意遍中土繁麗、芬曰、此○社○稷○安○危○之○所○繫○矣○疏先入留駕○有曰親王僞吳棄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而陛宠者、以祿仕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草除年間事為故事○漫痛刺閭中、謂一切危亡之迹○將順不救○會內廷相傳上、梭直諫、輒怒、舉刀為刎頸狀、芬漫邀考功夏良勝、儀制萬潮、太常陳九川、洒酒以誓○曰、匹○夫○不○可○奪○志○在○此○一○舉○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云○于是諸臣並力諫○詔收黃鞏等訊治、而芬等百八人、

于午門外伏跪、々五日、未辰而入、然函而退、跪、畢、各杖三十、芬以疏首、創特甚、神色不爽、諸皆被謫、芬得福建市舶副提舉、至任、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奔外艱一循朱子家礼○世宗即位、復原官、道濟、謁先師、作東視録、聯聖慈壽皇太后聖誕、芬請命々婦行朝賀礼、有云陛下于皇太后○雖欲疏之而有不能者○三疏致仕○不允、乞改選以便祿養、又不允、大礼議起、芬執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同諸臣慟哭于廟、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内艱歸、生平酷好周礼、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刪偽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題曰周礼定本○又嘗修三礼書、末

就而卒、芬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張知天文、如黃佐者、亦自以不及也。又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又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于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脈。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于周禮一書。常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實欲以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失尺寸。志誅而朝。先後一節。嘗悼異學之非。曰空言無補。不若脩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緇流羽客。悉毅然絶之。至于權倖奄宦。蓋

不与通初辭市舶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嘗語人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潔整不忘于念芬始生時、有士人泊舟空江、夜半聞狀元姓舒四字歿之前日、門人湛楙、夢垂白蘆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易簀、大風雷電、拔木、鳥巢覆、屋瓦飛、其聲應如此病中拒度毫髮不踰沐浴興与衆揖別、家人跪請所欲猶瞠目謂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礼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此書惜未及進御為快時同門人有王慎中、羅洪先、丁賓、查鐸、張元忭、慎中以進士能古文辭、與唐順之陳束輩、號八才子、會張孚敬得上歡、徵語慎中、第一見、吾令選部、充詞林、慎中不往改

吏部郎、以徵謫判常州、歷南京禮部、參議江西、往來白鹿鵞湖間、遷河南參政、以中旨罷去、常云、大臣不在謙約畢戰。惟其能保釐人民。盜賊止息。水旱無憂。其論用世類正。

洪先、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年十五、偶讀傳習錄而悅之、嘉靖八年、上親評所對策、言謙意忠、以及第第一人授脩撰、一日、讀楞嚴經、叩反聞之旨、友人見其顏貌俱改、大驚、既以為禪、謝去、酷耆周子無欲故靜一語。改贊善、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為民、作正學堂、或聚友于雪浪閣、語同學、世間豈有現成良知。于是尋務力行。唐順之以兵事邀會齊雲巖、欲與偕出、不應、嘗遊衡嶽、僧楚石欲授以外冊、

曰、吾道自足。寧復須此。及錢緒山爲陽明年譜、洪先爲之序、歸田後凡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輸、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以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尤所加意、絕意仕進、徧其居四止〻所。卒、贈光祿少卿、謚文莊

賓字礼原、晚號改亭、嘉善人、隆慶辛未進士、爲句容令、清田賦役、歲省民供本折七千七百有奇、以卓異入爲御史、歷右僉都南京操江、凡九任、晉南工部尚書、前後署番都三十年、與咻保障。無不備至。光祿寺故有三飯堂、例歲米一千八百石以食貧民。侵牟具文。賓署光祿、復其故。已爲操江、革債弁科斂月粮之弊。除上江二邑廂坊僉役之

條。濬浦口諸河以利涉。廣京口外鴆以通漕。浚鎮江石橋。勒象禁以救溺。疏卅陽朱巷溢泥河洪以溉田。治南北四百里孔道。甃石蔭榆柳。以便行旅。家居好行陰德。老而彌篤。偕周海門、焦弱侯、會講王文成祠中、晝夜不倦、八十八、老矣。猶躡剎稱老學生。跋涉三千里。往謁一林。一見輒返。人以為奇。卒年九十有一、贈太子太保、謚清惠、鐸字子聲、涇縣人、進士、司理德安、清介絕欲。恐刑科給事中、疏勸經筵。襲遵卯定營議。舉人才。與相新鄭不合。出副使廣西、萊歸、復水西書院、以致良知三字為三字符、元忭字子蓋、山陰人、少負氣性、嘗為文遊誅楊忠愍、潛心文成之教、父天

淩中壆語走白如京獲免嘉靖辛未及第第一人歷官論
德薰侍讀嘗摘考亭與文成語稍合者題曰朱子摘篇操
優端介所著有皇明大政紀等書卒謚文恭
論曰皆務致良知三字符者也國裳以忠孝狀元砥于
實行舉動光偉堅持正義似于師說尤詳而修本以勵
之一語絕不作霸氣其易簀時与薛文清警應相似孔
韶白氣貫天表日中星熒熒与二人風雷遠作天之感
其于仁與義何屬慎中洪先所持在不輕出實鐸元忭
出亦不負世称洪先仙去豈理學通冊所貴輕舉乎

彭韶

彭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也、天順元年進士、為刑部郎中

成化初、疏論壽寧侯兄張岐、不當以外臺濫陞僉都協理、坐詔獄、給事中毛弘論救、得釋、長寧伯周彧、冒勝頭、併民田、上遣韶往、步之、韶至真定、躬田周視、竟歸上疏白狀、引故馮讙折券田叔燒梁獄辭二節、且曰、真定田、祖宗來予民閒業、即為恒產、臣誠不忍奪小民、附益貴戚、請伏不能步田之罪、坐、下、詔獄、言官交論、釋之、然自是貴戚陳請上不復過聽、星變、韶陳初政漸不克終四事、不報、歷陞廣東布政使、首薦陳選章下、上召獻章、為翰林檢討、時鎮守

太監顧恒、市舶太監及珠池監丞黃福、太監梁芳弟錦衣衛鎮撫梁海、皆藉貢獻、騷動粵東、部每露章劾請停罷。因言天。地生。財有。數。而今害。之。者。寔。多。國初設官有數。今內外文武數倍濫矣。國初守戚有限。今遠近親暱皆益以繁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所在遍設矣。初貢貢有節。今四夷絡繹。貢送迎矣。初土貢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以靡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不經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半攻奇衺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況又吏。胥。他。端。益。以。不。急。何。以。善。後。疏入、上不喜、于是諸中貴爭中傷詔、轉謫貴州、未幾、冢宰尹旻舊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江南、踰年、召為大理卿、尋奉內旨、改從原秩、巡撫順天、孝宗即位、召還刑部右侍郎、尋兼右僉都御史、奉勑清理浙江鹽法、詔倣鄭俠流民圖、繪諸灶戶辛苦、分為八圖、圖系之詩、還朝獻之、進吏部左侍郎、時王恕為冢宰、器佐之、偉咨恕林塞、弘治三年、星變、詔直言、詔言內臣之言、稱旌之、重能為人禍福、望其氣以清其心、職務歸于有司、咸福、又由上出午朝儀、祖宗勤政之要、其有大陞除、大災異、大遣發、大工程、因犯愆于御前、評議可否、如乞溫顏、備詢問、疏上、嘉納之、四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擁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奏其奸、贓鉅萬、景以有挾、破法誣紘、紘罷、王

忠為吏部、奏漢滿官、詔竟。然。累。于。決。讞。其。爵。景璇僅入八百兩、降首譏竟、韶後爭之。不聽在部二年、致仕、嘗謂所知曰、拙家半載。郵居寡學。所序所行。一故吾而已。何論得善其淡。以殘宿答。韶李識醇正。既在。官。羣。勸。參。證。經。史。以。樹。操。行。用是數歷中外。不肯阿徇。行峻言危。辟小過之。動相牴牾。即眉山且與二柄、亦頗不樂韶、而與王三原、何椒丘、孝宗時稱三大老。韶與白沙論學、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已。大學言。明。德。以。及。新。民。中。庸。言。率。性。必。于。位。育。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是合內外之道。徹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為。是。卒、贈太子少保、謚忠安、林俊說言、韶謚

不副乜 如葉盛吳訥魏驥等、不察

論曰、惠安体用咸具得之矣体字易解用字難解、体不過乎表孟子所云性善是也而諸家于体字增多叢議益使學之長若用字謂本无種子而行却行之則有病与勢與數與情百變不可詰矣無可不可從心所欲時措之冝從容之中總于用處見得合來只一權字孔子既權孟子亦說權後世論學、偏以權字講與經二不以權字密印尼山而以立字引作硬証於是執滯見偏拘文飾貌墮迷落誤種種不免假如聖門結纓為義繼冨為仁、鮮祿為讓屢、為禮、諸子豈不到至處却也未合孟

氏不為已甚四字說渾時中妙用其蹟論語與浚世

講學者取解不同大率都有權字于其中矣大學從乎

治倒說起以後徹前所謂以用瓮体函書至誠動物一

体丨滿正即此解吾敬修存誠之指當以慮安為歸

呂柟　以叙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鄉卿墊日、墳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為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溥、生柟。年未總丱、有志聖賢之學。督學楊邃菴、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二先生。親為指授。義理愈精。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正德戊辰廷試擢第一。授翰林修撰。習古冠婚士相見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為位哭奠。饋儀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以同鄉致欵作好、却不納。會西夏構變、疏請入宮、勤政事、廢禍本、潛消宗社可保。与瑾

惕。切引疾去、力田養　父或因小失責弟椿、稱滕前、同受
責、父怒、旋解、埋誅、以薦復官、上勤學、氣至以致元為愉、或
誅之、曰、昔賈山借秦作警。千古是之矣。乾清宮災、應詔言
六事。有建。去義子。番僧。取四鎮守。太監。罷人人。不敢言者。
預經筵、勸上舉直錯枉。不報、病歸、侍父疾、鬚髮變白、及歎
自成服其葬、邊樞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
益、各有儀注。鎮守太監廖鏜、贈以金帛、立却之。世廟入繼
大統、起原官、進講、適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被慘
淡之服。罷酒飯之賜。大禮議興、與時不合、下詔獄、謫解州
判官、攝州事、恤煢獨。减丁伕。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

以興水利。已又集耆民鄉長、講讀、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參李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關壯繆集。乾學者日知御史為關解梁書院以居之。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士民哭送河干數千百。像而祀之。歷南尚寶司卿、設教鷲峯精藍、改祭酒、嚴自表樹、大率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為本。識者謂宋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寮長霍韜走簡飲祭發故相璁、桂。峻拒之。貽書責其悖妄、且云一變向至道。有何不可。其亢直執堅如此。上將躬視承天陵、累疏勸止。由中、初、韜不善臣言、摘其短、柟正色曰、朋。於。鄉。則。

可揭出入和可及後朱言順指輸。稱曰、其才可用公合天
下之和以事聖主可也兩人互疑其兆竟死不及祭以災
自陳致仕、及卒、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大星隕于葉
余高陵入為祝市者三日吊者萬人解梁及四方學者、皆
設位持心喪訃聞、上為輟朝一日掛頭顱圓潤體貌豐腴
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有神座止圖書室無媵妾
平生不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
有倫語惰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
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如井泉之學者、則曰、
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偽學之禁有問朱陸

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楚常。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礼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而時戊辰礼部第一、為御銘字思抑、仁和人、或請共謁廷陛、以色飾之、与崑山魏子才、江右夔敦夫並礪聖賢之學。議礼紛起、獨曰、以誠感。豈有不怵。卒贈副都御史、謚康僖、

論曰、仲木嘗与鄒謙之同官論學。仲木主朱。而謙之務姚江之指。抵掌辨難。有若聚訟。卒之交深。終始不替。碩仲木出處本末端。 曰然。不欺。其論諸家亦頗近。其卒

也有雷火星殞之变、則与薛与孔与舒而四矣。余敘
修當尊彭鳳韶舒國裳呂仲木三人為先覺，以附皆御
之列。顧仲木或有太廷爭于淳皇后之忌、請工奏奉夫
祧例、盡昭穆止、乃欲十一世孫、于一百八十餘年之後不
忌其忌、且言大礼之誣乙、小人之迎合、百僚之未肅、三邊之
未靖、掖內之未治、請臣子能格心所致、補偏、與品、備禦、輔
自引咎。不問。何以格心。使然如此。是拘而僭坐足黙、

耿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湖廣麻城人、以嘉靖丙辰進士、歷御史、按甘肅、於閣臣分宜嚴嵩、無所獻、且薦江陵曰、異日託孤寄命之才也并稱南城羅惟德曰、比公卿人不食烟火者淡分宜敗、獨惟德時過存之分宜嘆息定向知人督學南畿、薦海忠介瑞於華亭階入為主事、復言輔臣拱褊心險氣無大臣度拱去、以大理丞告歸、新鄭復出、謫判黃州新鄭去、起歷僉都御史神宗立、江陵勵精輔治後寢苛急定向書規之不甚入、晉左副都御史、請祀王文成、得允轉南右都、時閩人張綠英怒儲議未定、痛劾之振聞召為戶部尚

書。辭夫。入天臺山。四方從學者日衆。與弟季常定力。王發明良知之旨。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

論曰。天臺之教。本諸姚江。論江陵奪情。得罪者比比。而獨與書稱孔氏之行權。嗟乎。伊周皆通主。倘使引嫌謝政。南中周成能無為再造。憂。以知大臺所學不腐。請附書後一語。公孫碩膚。詩言可繹也。則所以善江陵者在知矣。

許孚遠　楊時喬

許孚遠字欲庵浙江德清人從唐一菴受封真心三字訣嘉靖中以進士出摧龍江關及瓜儀河道草鞿償不得為築壩建倉貯賦楚人何心隱聚徒來証孚遠与語既曰此學為市矣總不再通調北司勲展親止足布胡莊肅汝桂曰手帕蓍翁今再見耶与太宰楊甲争察事不得病歸隆慶中起考功出廣東僉事時倭內擊而海盜李茂許俊美後起應之孚遠数十策身率二軍薄之降其衆又建善後十二議量移武平後以前卻論兩淮運判歷南太僕丞請以数為註餘敢嵗省馬户四十萬与相江陵左出守建昌

廢墜悉舉、益藩治別業、侵民、民捨其使、王怒、欲捨者、為解於王、釋之。新城民嫡孽爭田、獻之王、民大閧、孚遠大戚閔。而勸王還其爭訟。孝廉鄧元錫之廬、受其教、与劉元卿並薦之朝、璽書徵聘、已督學閩中、取士重行誼、正鄉飲酒禮、為圖說、戒孚莅停哀、民安之。奈藩請祿、孚遠曰、吾亦有所請、曰、奈何、曰、願王行貫、鄉諸死者於土。於是葬者日數百家。尚淺必墜、當塗迴可耕、當塗不与閩相殺、訟數十年不決、孚遠以至誠感之、墮成而訟息。揭救都御史李材、被劾、謫三秩、歷僉都御史、撫閩時、平秀吉猖狂島中、朝議封貢、孚遠以其廢主偺位、不宜假之名器。議乃捨、請開海禁、給

官帖以行民使之。飢民偕公城、請司避匿、孚遠開門定之。
呂宋人挾貨、指以為賊、孚遠疏直之。創共學書院、廪士其
中。遷佐留樞、防海寇、改北、病歸、孚遠初慕陽明念菴、晚乃
專精程朱、謂聖學必無鑿空懸悟之理。作九諦及薛解、卒、
贈南兵部尚書、許專祠、謚恭簡、
楊時喬、字宜遷、江西上饒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工部主事、
中璫或有私用衛卒者、力為拾止。推武林、清節過人。歷尚
寶丞、請汰建文年號。不果、萬曆初、上大改十數款、開居長
著揚傳數明甚多、起歷南通政使、會有詔釐正文体、是時
嶺南、獨汝所講學南中、主陽明之説、漸侵於禪、因極論已

夫体貴乎端士習。其意。主。於辨。儒。禪。切。一時從信者半、獨
許少司馬敬庵、深是之。曰、伊洛九鼎。其在斯乎。又謂士尊
經術。則淵本清。砥名節。則藩籬固。尚圓通。則邪說起。詖行
作。會從監請開封山、曰、大亂作矣。畫策許搪山輸價入、禁
加初。得允尋陞吏部左侍郎、署部事、首疏三事、曰定會推。
耕職守。崇節槩。留京察、堂省被黜者、別旨得留中外洶洶、
時喬歎息。謂國是且搖。後將何底。自指其心曰。此中甚苦。
未可告人。舉遺逸。凡百十人。值外計、內降以某尚書代既
又收成命、仍勅委時喬、時述疏多留中、考選特甚、待命諸
臣、有遲四、五年、不發者、乃用推格。入常諸曹職。即未微而

具有年勞者。補做入缺。一時仕路稍疏。又以滇黔遠不勞遠、請增銓司一員、比於廣東西、既盡革。諸曹吏更殘常例。錢。又謂案牘繁冗易滋。增刪庫主事一員。事過益繁。乞散之號幾二百餘。上終不允。是後用時齋書、即衆起孫丕揚以代、未至而時齋卒、贈吏部尚書、謚端潔、所著經書解字學等書十餘種、嘗著司馬溫公及邵康節贊、蓋其則司馬屬。則尤大其志也。

論曰、事、討真心、無不辨。敬菴所至。無心外之事。晚謂聖學必無鑿空懸悟之理。真所為至誠動物者歟。敬菴標宜遷為伊洛九疇。以其能尊經術而源本清也。觀宜

邊司馬贊及邰贊處能為堯夫。然後出能為溫公也哉。

鄧元錫 劉元卿 王敬臣

鄧元錫、字汝極、江西南城人、博覽經史、有志為己之學、內行脩潔、父之、領鄉薦、母卒、謝公車不赴、問學于吉州鄒文莊、聚講天峰山、時神廟之季、心學盛行、徒事證覺、元錫曰、九容不脩。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何以事心。其本在窮經。何以致用。其支在窮史。然必抑氣沉致。有避世不可拔之志。而後可廢幾迸。自號潛谷、絕意功名、杜門三十餘年、著有經繹函史諸書、皆闡衍聖賢。薈萃古今。于詩書札皆稱繹。于春秋為紀言。元錫以易應試為專門、嘗云程子易傳、尚出易實之後、其易繹。凡四易稿。未肯出示人。史

學依洪荒而來、迄于勝国、考觀天人貞一之統。察古今迁合之变。王路隆污。道術善敗之故。為上編。有表、有記、有議、有訓、有述、有傳、有志、體裁各異。其材取諸史。其義稟諸經。下編揔三才之撰。觀會通之極。由上古迄當代各紀一事本末終始。臚列為二十一書。首天官、次方域、次人官、次時令、次曆數、次灾祥、次土田、次貢賦、次漕河、次封建、次任官、次學校、次經籍、次礼義、次樂律、次貨賄、次刑法、次兵制、次邊防、次邊外、而以異教終焉、謂漢而下、儒其大于王文中。而以僭訾之者過也。次中說為六篇。周元公通書、張子厚西銘、程淳公正公遺書、彙為編。以明儒統。肵守許孚遠命

五邑士沈鈞以程伊川先生目之。南城令范淶舉元錫与南昌布衣章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丈、指使者游國楨疏于朝、郡邑守令詣門勸駕、元錫辭疾、不赴。南京祭酒趙用賢、貴州御史王以通交、指使秦大夔、相繼疏薦、請徵聘如崇仁新會例、授官翰林院、待詔、即家徵之、元錫拎撽起、楚人吳國倫貽書止之、不得、抵盱江、疾作、上疏拜辭、卒。學者私謚為文統先生、元卿字調父、鄉薦後、歸事三五劉公講學、再上公車不第、抹其引、杜門不出、郡邑後進之士、多來從遊、著有諸儒學案。國史舉例。明賢宗旨。婁江證學。大學新編等書。吉水鄒元標以為儒者真品、有實用。薦之朝、

以國子監博士轉礼部主事、又王敬臣、吳人、父庭為江西
參政、敬臣十餘歲、誦四書註、曰、數學在是矣、成礼如成人、
性至孝、事繼母有加、學主于慎獨、欣而從遊者四百餘人、
曰、慎獨之義有二、要研幾也、審則也、幾者善惡之萌、研之
始知、則者帝衷之原、審之始淨、
論曰、汝極博字義已辨、而約獨侯之矣、所以事心窮經、
致用、窮如二語、亦能覺合一之旨、徒從經史作解、安得
經不適務、而史無從會其旨趣也、詎須其于證覺之門、
絶不濡足、且欲正之、特恐所為儒統者猶粗耳 元卿輯
寔用、敬所主慎獨、統是別姚江為一家、

顧憲成 府元成 張納堂

顧憲成，字叔時，直隸無錫人，學者稱涇陽先生。自幼沉毅，不務為浮華。師為講孟子養心章，請曰：愿以寡欲莫善于養心。師問云何，曰：心為主，欲為役，主強則百役退聽。師不能難。萬曆丙子，首應天試，以庚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日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切砥，見時政紕繆，忠佞倒置，輒憤不能平。相江陵居正病，傾國為建禱，業署憲成名，走焉削去。會江陵卒，始改吏部文選司，孜孜人才出處不遺，以疏救吏部尚書陳有年，并請留大學士王家屏之去，削籍，閉門讀易、春秋二經最熟。起驗封司，時尚書何起鳴被糾，

言官坐降黜、憲成是言官、當路不悅、摘臣王錫爵語憲成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因言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知當事救李三才、為考功所訐、李邦華爭之不得、出判桂陽州、先是蘇卿二公及莊定山、俱以謫至州、州人望憲成如三先生之式臨之、執經就業者、屢遷至泉州司理、擢考功司、時議三王並封、憲成倡同官爭之、事竟得寢、左右尚書趙南星計實、無所徇、未幾、南星忤旨罷去、憲成疏請同罷、不報、預銓、与當路意左、福清復起、移書請毋為模棱、欲和者推王山陰起內閣、坐削籍、歸、乃与高大行景逸葺東林書院、集同志孫丕揚

鄒元標、趙南星等、講有會、月有紀、其所最稱辨和山陰無善無惡一論。嘗曰、本体只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三起光祿、堅卧不出、而東林遂爲君子都會。然以矜奇。偏而。國脈傷。不可藥。逆璫用事、以門戶追論遂成奪官、并奪誥命、及魏敗、復官、贈吏部侍郎、謚端文、趙高邑南星爲神道碑、鄒吉水元標誌其墓、高忠憲攀龍狀其行、有曰、自宋文公以來。蓋四百餘年一大折衷也。所著文集三十餘卷、弟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萬曆癸未進士、丙戌廷對、言宮闈。國本。不諱。讀卷官口咋。救都御史海瑞、坐削籍歸、起補禮部主事、爭三王之並封。疏留考功趙南星。復坐論先

州判、里居同凡講學東林、以狂狷自許、所著小辨齋集、是時為東林之學者、宜興汝納陛、史孟麟、吳之矩等、納陛、字又石、以進士歷礼部郎、争冊立疏、敢言、降謫乞歸、屢薦不出、与修府縣二志、孟麟、字際明、萬曆癸未進士、歷官太僕卿、以争國本有功、雖東林建明通書院于宜興城東隅、晉周孝矦之墓左也、子憂陰、字汜祥、崇禎癸未進士、未受職、

國變、不起、

論曰、借手東林以名党懟、而所謂研辨無善無惡之説未精也、意在于復新建之廟、而懟不敢知新建功成處、見張和東林能之乎、既無所自見、而徒以口舌為黜于

是改理義為門户失其所守夫必以吾為君子必以吾等為君子必以奉共吾等為君子而外內皆小人豈有倖亂故曰其禍在于心無外來林者

鄒元標

鄒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方觀政、會閣臣江陵居喪奪情、元標繼翰林吳中行趙用賢執言、被杖、謫戍都勻衛、以是直聲震天下。神廟親政、江陵殁、擢為給諫、帝頗多寵、而近倖用事十人號十俊、元標曰、是無異正德中八黨為也。代中堂草奏、不聽、薦耿定向、羅汝芳、許孚遠等、納同志講學、演象所、內廷火災、奏修省六事、忤旨降一級、改南兵曹、移吏部、置九等選人、凡所還行、皆目擊而心傷者。又以朝儀久曠、儲位尚虛。上書切諫。調南刑部、憂歸不起、家居垂三十年、建仁文書院于南皋。聚徒講習其

中一時推理學首元標稱南臯先生云天啓初年、起家大
理卿、晉刑部侍郎、以老辭、不允、薦岳元聲、汪應蛟、吴達可
諸人、紅丸事起、礼臣責首輔從哲以春秋之義、史館閣筆、
元標曰、即國史不書、天下奈筆野乘、應不諱去、过右都御
史、与趙南星高攀龍羣賢相契、海内以漢三君再世云、時
楊鎬及李如楨失事遼東、言從寬議、元標獨以不當稍借
開使律并作内臣干預、燕欲建西城于薊遼以固京師、不果、
請盡蠲遼餉、乃開他利、實而小民之心不可失、會黔苗為
亂、係元標初請處襲情事、上議不必用兵、調度切中利害、
不果用、尋論邊塞首功不如建墩臺邊工、可據條為例、且

論起廢、有曰今置一古器於此。坐客改容。何獨用人不然。薦南星、攀龍、及劉宗周等、御史潘汝禎、過譽督學使過庭訓、並劾去之。時推解經邦為遼東經略、元標曰、圖恢遼。宜設經略。固守關門。則巡撫可任矣。罷經邦、容魏用事、惜其方嚴、尚未一決、而所汲引賢達、皆与客魏水火、未免、尚書王紀、中書郭鞏程、俱以忤意被斥、元標力。爭。之。不聽、与副都御史馮從吾、論道頗合。而桐城方大鎮、亦勇羽翼。遂建書院于京師。給事朱童蒙、郭允厚等、借以傾之、以為招攜門戶、元標乃陳開學之原。以定衆志。有曰天下治亂。係乎人心。人心不正。關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政簡。進賢退不

前。舍明道何由。且大琳宮會館。梵唄新聲。紛狹耳目。豈獨礙歟。則古昔。談先王。數縫掖子乎。昔隆慶中、徐階當國、手書識仁定性。未嘗以是少其相業。若以講學惟宜于放廢之日。則如切如磋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恐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頃息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加太子太傅、許馳驛回籍、辭朝薦朱燮元、林宰、熊德陽等、可大用。無何卒、〻後璫禍始烈、削官追奪誥命、崇禎初、翻敗淺官、賜謚忠介、蔭一子、元標歷仕籍五十年。位登九列。而在官前後不數載。壯年以氣節見。居閒後、稍潭厚委蛇。而清望純心。朝野望見。

論曰、南皐刑部時、首疏急務、在乎和衷、以為廷臣協共天地應之、諧非不善、獨和衷有要、指責人勸戶責之國是一、則無從、不知事求事齊、則不能不知不愧此而藏言偏見之非、是又以不和消之矣、兩為直声震天下南舉朝過功、變節事表裏之禍、稱乎和衷、不協于邦者為經略、無是督撫、皆所云表師失地、功罪同科、比楊鎬多一遼、比來應泰又一死、誠不審乎行間之故矣、經撫之妄任、不明好惡之偏、始不一、諸明眼具言之矣、罪在廟堂之謬、所宜先正其衡、而後及於經撫、即以廣寧一案所填之境也、言之偏僂、無所謂之兵卒、無也、也寡、稱漢

所當之執事。當衝。多寡。應變。異況乎所處之時勢。先。多寡不。同。危。與安。不同。偏。多。隨。不同。全置不問而概以一律責之。此語出邪叢不足較。而惜乎張自鄒之都之口。所。為。讀。掌。者。吾。猶。疑。之。矣。魯論紀其言。而曰子在。以言。乎。不。難。死。也。孟書言之齊。而曰乘勢。以言。乎。地。夫。勢。之。所。在。不。可。御。也。夫廣之軍擁十三萬之衆。望風而靡。此時聲勢甚震。萬不可救。遁也欲以五千破石也。業爾。乎。若。然。諸。葛。此。山。一。出。不。利。使。當。死。加。後。已。何。至。六。出。祁。歸。四。陳。後。舉。也。乃播提振武。趙。閱。陽。駐大凌。不即遠退。亦不敢矣。善乎徐文裔亦一之言也。秘唐郭李之下守河陽。蓄。可以固。前右。也之。死。

称慕容之三萬獨全可以毋責右屯之逃況乎前之
固遼陽一載可原後之歸難民二百八十餘萬人不
使東志足録焉中棄以後將材百不一人可惜也此
時只有明正化貞失地之罪以着左袒化貞之非而
許迯獨戴罪立功專閫閫以東亂後敵夫南皐志在
尊史社稷而自殘兵之之手雖後之發之由于魏逆
而初案如是吾不能不責備賢者皐陶子道統稱見
而知之其執法處迹寄不在宥之之一乎初議責州
都匀衛即戍所不貴講學僞孫閱必我服持兵列
行伍已也 一方震鶴奉調夫人手割一伏唯敘宿不

二篇。頗近清介。

馮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字少墟、陜西西安人、以萬曆己丑進士選庶常、改御史、糾參胡汝寧。切陳朝政、觸時忌、廷杖、視離河東、清其壟斷。以直聲得罪。歸田、一意聖學、挃析儒佛之異同。与象山陽明。指趣稍別。再起副都御史、与鄒元標等、明忠孝大義于首善書院。桐城方大鎮、書論學驚峯唱曰、魯嶽、天下一人也。及朱郭等糾逐、從吾疏爭之。不得乞歸。詔廢書院、立壇祠、再起工部尚書、遂奄禍起、致仕去、尋加削奪、秦撫受指、數窘辱之、飲恨以卒、從吾之學、言行相顧。知行合一。為得其正。魏敗、漫原官、謚恭定。而入鎮自有傳、

論曰前此學流于寂至是矯而爲空而馮恭定諸公尚氣益甚遷与遲終古舜執而用中正妙隱惡隱句三義化之使不著禮之使不激諱之使知敬惡隱善句揚於是而不見而不見而中出焉圓何高作意作色更作聖也東林諸公確以爲是作添摭之即正不可無此翼吾莊假大哉廣顯使人依而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直隸無錫人、幼穎敏、性亢直。潛心理道。共顧端文講學。一以敬為主。成萬曆己丑進士、出趙南星之門、由行人擢御史、論救吏部侍郎趙用賢。語侵閣臣揭陽歸。適丟事標世則、踈派程朱、改易傳註、求行天下。迄知。疏之。倪之。上嘉納、料戶部郎中、楊應宿為諂佞、反為所許、周復上言、大臣寡龍蓋、小臣趙南星陳泰來等次第去位。為聖德累。不小。謫揭陽典史、遷汀州舍人、棲手二程書、讀至萬變俱在人。其要無一事。二語。曰、得之矣。歸居湖上、名節自愛。足不入郡邑。有苑俯寬無像。書閑閱映坐。、必至

七日。復作七規程。取大易來復之義。與瑞文復道南祠。為東林書院。提遊者日衆。光宗即位、起光祿寺丞、天啓中進少卿、會邊警、請逐鄭貴性李如楨等。以銷萌患。遷太常卿。作寅直說。并陳務學之要。讀孫慎行紅丸疏、廢書歎曰、一部春秋在是矣。大言從哲養性。義不容不討。坐罰俸、遂太僕、時鄒忠介馮恭定共建首善書院、而首輔福清序之、為臺人朱蒙童所詆、鄒馮去位、攀龍亦以去爭之。荃歸、移書科臣王志道、諸及挺擊紅丸二事、謂皇祖時妙于論停、皇考時勤于隨忍。今上則斷宜處于。獨宗何諱之。而反適證職義業焉。復尋東林之社。曰臣情相翦。理覺春風。孰得就

矣。起心曰致、推右都御史、會謝應祥以人望推巡撫、陳九疇曾受指、論之、連及給諫魏大中、攀龍疏駁九疇、國清罷去、不許、尋特糾御史崔呈秀貪墨。已奉旨聽勘。呈秀乃乞援監忠賢、爲義子、謀反噬、攀龍掛冠歸、尋被削奪、杜門著書、引義樂志、丙寅邪黨、禍爲織監李實疏、羅入逮撫周起元一案、緹騎至門、攀龍焚香沐浴、謁別道南祠。歸坐後園、揭草無生死以示諸子。因手草遺表、封固授子世寧、囑曰事急啟之、便語家人、且勿遽、我欲靜思、良久、明早發之、當無大禍、夜半、擇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舉身沉園池。諸子聞聲入。一燈熒然而已。案上遺別友書一、有云僕。得從。李元孔。范。

益博邀知一生學問到此亦有得如其遺表云、臣雖削
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君恩未報、願結來生、魏貽
子世孫鳴冤、纂進遺表、徙子世恭進士、歷從學會纂部主事
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節、世稱入監禮書、或曰子世伯
學能學以性善為宗、以格物為致知、時頗以姚江誤者宗陽
明理、立論偏重、不知格知原非不良之知、又曰、為氣動意
之說、以之明性、性者十之一、心之識行關者十之九、遺書
崇正編、日省錄、周易孔義、及文集行世
論曰、崇述廷制、呈隔其未經魏之日也、還之支陳、潘碣
始疏、夫廷瓊初告無也、第以恩龍群機、精裁頗急、與之

以多愚乃自世兒輩嘅賢者之為陋面不若不肖者之為恆子曰、疾之已甚又曰、不成人之惡是有机用其乎為篤糺言之平吾於李文達李文忠雖未識學却此之節已會會渭大意是也、瑤知執知天子、秘蓋己老始可櫛也剝閣、丸獨命、非無命山以為播而不唯命使是不敢若然、便當有乳法司乃輒日刑決使知子知渾行其決、易邀能獸、上知為能正其終實若其揭朓江之頭截屬珂莫聖揮之大層平當曰、有一毫畏死之心圓置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蓋學已到至當可以格非格外事知之乎

趙南星

鄒維璉

趙南星字夢白、別號儕鶴、北直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以汝寧司理、擢戶曹、江陵居正時病、南星獨与顧憲成、姜士昌等不一視。為詩志感有二點能愛國千官為祝年之句江陵殁、以與望入銓司、與太宰忤、引疾歸。尋起主選司。太宰陳恭介俯就教、南星曰、人惟清靜。安澤有道。太宰曰、教我矣。以我不任事故。因用所推海瑞何以尚以勤。時朝臣多以奔競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狗情為盛德、以罵儒為老成、以模稜為作用。南星陳文選、抗列四害。一曰干進之害。一曰守令不擇之害。一曰傾危之害。一曰輸官怙勢

之害。以為富貴重則節義輕。自然之理也。時有挽其議者。後引疾歸。久之。薦起。復官。進考功郎。當大計。尚書孫鑨推心倚之。澄汰流品。郎時相私人不少假。于是給事劉道隆劾鑨南星朋黨。鑨罷去。南星謫三秩。調外。已罷歸。家食二十八年。廷臣交薦。不起。著書自娛。天啓初。起太常卿。歷工部右侍郎。晉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畧曰。澄平日知名分凌夷。至于內重外輕。勢不可返。藩臬太守。非真豪傑。未免有自輕之意。畏後進之為臺省也。為司理者。又与縣令比。而欲共為臺省也。于是上官以卑狀結綢繆。下僚以賂賄酬知遇。直道不著。長此安窮。拜大冢宰。意所不可。屹

然山立見以為是儀行斧斲破格不儗時災正登郵如高
攀龍左光斗魏大中楊漣袁化中劉廷諫夏嘉遇張光前
程國祥等皆堅一時之選發為諸總即居子中毋務為名
高論大臣宜長厚以存國體大臣之被訐者切曲辯以滋
多口破部事久壞極太甚水大斯立舊制銓格無定後
定議每省止一人南星從入署以兵部郎鄒維璉調考功而
銓部吳羽文尚在事人詫以為創格科臣傅櫆遂訐維璉
南星爭之先是逆奄知之雅服南星高望願自附總憲時
至稱上前囑其甥傅應星介同事中輸欵于南星卻勿納
又託所知求題便面則欵然曰豈有為內侍走筆邑子哉

増惴然、常同坐弘政門、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年。内外臣
子。會各努力為善。増知為調已、不答初、南星家居時、援耳
趙等濁亂朝政、常作四凶論以斥之。方還朝、有𦋨士迎
恐後、規得一貽、南星嘆曰、吾入小許時。豈知士風一至于
此。輔臣南樂、父允貞、南星同年友也、廣微雖大拜、南星猶
以父執同知。一日、語次、南樂極詆李三才、南星正色曰、三
才、尊公畏友。少年勿輕論前輩。南樂面發赧、他日來謁、南
星戒閽人毋與通、南樂恚々、夫會郭尚友私營晉撫、南星
不與會推、別用謝應祥、於是陳九疇受南樂指、特訐應祥
隨有為言、以南星與高攀龍等朋黨、削職去、首輔韓爌極

隸。亦坐放歸、于是衆正一時盡斥、以南星為元兇、云南星
既歸、逆奄復令梁夢環進論其罪、下撫按提問、追贓、謫戍
根武、而子清衛戍、莊浪外孫鍾龍戍、永昌妻馮及妻李同
日就道、痛嘗死、南星攜殘書一簏隨行、分手子与甥識曰、
即戍所。加索閉戸讀書。彼蒼不終讀〻也。至根武、庸咏小樓
自若。時晋藩遣使存問、謝勿見、曰、罪臣不敢當陰札。崇禎
嗣立、肆赦、撫臣牟志夔、猶護璫局、故稽回文、十二月、卒戍
所、屬纊之日、猶與從學者論史。致〻。正。統。一。統。之。說。不。倦。
二年、贈太子太保、廕一子為郎、謚忠毅、而維建字德輝、蘄
昌人、萬曆癸丑進士、司理延安、孤介有大節、陞南職方主

事、進員外、憂去、天啓三年、起郎中、有宋明儒者自言能役神兵討賊、維璉抗章、左道不可任、賊且請去、僨帥之禁、及改考功、被訐求去、南星素、疏司官不肯爲風、請旨詰責以尊朝廷、不得已、入視事、維遂疾得桃等爲助、遂矯旨責璉沽直、璉遂抗論忠賢、且云、臣肯沽直、猶是國家美事、不然、而嘉善結于忠賢、國命出于姝口、天下事不可爲矣、忠賢益怒、及南星以會推晉撫受譴、維璉求罷、削職爲民、竟坐贓謫戍、毅宗立、乃免、歷僉都御史、巡撫閩、勦劉香海賊、劾鄭芝龍縱賊之罪、屢擊賊海澄同安等處、先後上捷、廷議以賊未平、奪官自效、繼復上諸捷、閩平、始知見罪、上賜自

功。
不聽、竟不起、
論曰、江陵之尊朝廷。有權用。即欲規之於道。尚其贊清才之。何至指為異物。不一視。病以為高。至形之筆誅、然則見小君。往畔名。儕鶴。於其時。氣。質。較。季路。應十。倍矣。且逞奄雅服高望。果念投鼠之忌。援其攻難。亦一說也。晏子不死君難。春秋未嘗非之。寧子智以全身。愚以安國。貴時措之矣。嗟。急。見。其。直。節。盛。世。之。所。尚。也。

陳龍正

陳龍正、初名龍致、字惕龍、浙江嘉善人、師事高攀龍、爲梁谿之學、天啓壬戌、不第歸、元旦聞鶴鳴、忽悟生生之旨、嘗曰、念念好生、遇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崇禎甲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十五年五月、熒惑守心、龍正請咸碑、且責成宰輔、謂居恒須任置六卿、有事則謀定之大將、今日之詔、宜勿憂餉、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且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又勿憂將而憂輔臣、輔臣賢則六卿皆賢、而良督撫良將帥自出矣、明年、彗星見、龍正復應詔陳言、有曰陛下事天以恒、不以暫、切中時弊、度不可爲、乞休、不許、又明年、

上下詰罷已、龍正溴三疏害、且云屯田不足以生穀、惟雖荒足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唯求不起科可以墾荒、而五穀始足、加派可罷、民生可安、凡數千言、海內傳誦、坐丙子分闈挂誤、謫南郡丞、弥先中、起祠部、不出閉門纂輯、已而南部亦攻匯先祠中、徵疾、絶飲食、却藥餌不進、曰、我啖此何求哉、數日卒、所輯朱子詳本、朱子經說、語類、王子要書、高子遺書、皇明儒統、墾荒作行、救荒策會、閣書紡行世、

論曰、陽龍之論兵餉、果能祖是意而究行之、誠非無用、即墾荒足邊、亦屬偉議、而苦以東林二字、卒無所見、嗟

杏。壇。之。聚。者。三。千。人。而。不。聞。為。口。實。徒。公。山。見。南。子。知。不。以。杏。壇。為。名。也。且。殉。葉。公。褒。自。稱。吾。黨。而。冤。杏。壇。不。以。為。党。名。何。哉。